

徐志摩诗歌情感基调的魅力与局限

戴利明

摘要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为追求理想的人生形态,为寻找幸福的生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遗憾的是诗人没能走出思想的困境,没能实现理想就匆匆离去了。通过徐志摩单纯信仰在其诗作中的体现,以及诗人在思想和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努力、幻灭、失败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理想只是由一种单纯信仰支撑起来的“沙滩上的一朵鲜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徐志摩对“爱、自由、美”三位一体单纯信仰的热切追求,虽然为自己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但却又成为其诗歌创作艺术魅力的一个因素。

关键词 徐志摩 诗歌信仰 情感追求 艺术魅力

一、单纯信仰是徐志摩诗作的精神依托

徐志摩作为一个充溢着理想,天生好动的诗人,他本能地把自己所勾勒的理想画卷以及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完完全全的抒写在诗作里,因为只有诗才能痛快淋漓的表现出他执著追求理想的热情;只有在诗作中才能使他奔放的、细腻的、复杂的、矛盾的情感得以充分的舒展。徐志摩的人生理想虽然是很复杂的,但总体看来是以“爱、自由、美”三位一体的单纯信仰为核心的,它是诗人创作的一个精神支柱,几乎在诗人的全部创作中都能感受到其单纯信仰的渗透或折射。那么徐

志摩一生都在为之不懈追求并成为其精神支柱的单纯信仰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又何以在徐志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

徐志摩早年赴美留学,后去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即徐诗中的康桥)。康桥的那段生活,唤醒了他人性的觉悟,刺激了他创作的灵感,铸成了他的人生理想,并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在康桥确立的人生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整整10年的创作历程,记录着他理想成败的愉悦与辛酸。

诗人最爱康桥,他说“康桥是我难得的知己”。在散文《吸烟与文化》中诗人这样写到:“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只是

——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可见诗人对康桥的感情和缘分之深。诗人的单纯信仰确实是在康桥文化的感染下形成的。

徐志摩到康桥追求的是康桥文化的那种对现实世界的反叛性格和精神内涵。在康桥，他结识了不少英国朋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罗素。诗人来英国剑桥，就是要“从罗素”，他接受了罗素言人道崇和平、尊创作恶抑塞的思想。罗素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确认的真理，不向豪门权贵低头的精神，更赢得了他的尊敬。徐志摩和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的友谊也十分特别。在和曼斯菲尔20分钟的会见里，他就受到了一次美的启示，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启迪。在曼斯菲尔逝世之后，徐志摩以《哀曼殊斐儿》一诗来纪念他们的浓厚友情。在这首诗里诗人充分地展示了与曼斯菲尔相见使他感到的对美、对爱的顿悟。在徐志摩的眼里，曼斯菲尔是完美无缺的女性美的化身，是一尊神，他对曼斯菲尔的倾倒超出了男女间的爱的情感而升华为灵的勾通。曼斯菲尔的美唤醒了徐志摩无羁的，无限的，席卷一切的情感。对女性美的景仰，转变成为浪漫主义的情结，在创作中满足诗人永无休止的，孜孜追求的不可名状的感情需要。

徐志摩在英国的一切交往、活动，都使他热烈地信仰“一个最完善的模型，一个理想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标准的理想——实行的民主政治。”^①这里主要指的是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因此，他把康桥当作自己的“精神依恋之乡”！（《康桥再会吧》）

徐志摩受康桥文化的洗礼，不仅表现在对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信仰，同时也表现在他对人性的觉悟，对性灵的崇尚，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回归等诸多方面。在康桥，他遇上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他的灵魂再次受到

了震颤，意识到她才是自己理想的终身伴侣，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缔结的婚姻是对人性的摧残。他觉醒了就马上行动，向由父母包办的妻子提出离婚，不顾一切世俗的观念大胆的追求自己之所爱，表现出他与封建道德相抗衡的勇气和决心。

康桥的生活，使徐志摩的一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使他真正的懂得了生命的要义是为自由而生活，为实现纯真的个性而生活。诗人在康桥树立的思想信念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他的一生都在恋着、念着这份信仰。胡适对接受康桥文化洗礼后的徐志摩的概括是确切的：“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②

在单纯信仰建立之初，诗人豪情满腹，在诗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爱、自由、美的礼赞和对自然、生命、性灵的歌颂。他知道要实现理想就必须负出代价，只有经过自己努力得来的才是真正的成功。《雪花的快乐》《为要寻一个明星》等诗篇就是他的这种心迹的表露。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成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它认定了地面上有他的方向！他要寻找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这不正是他在康桥确立的“单纯信仰”的再现吗？他希望生活在没有战乱，没有贫穷和苦难的和平、自由的人间天堂，在那儿等待着心爱的人来探望；他真想做一朵洁白无瑕的雪花，溶解在这没有烦恼的地方，溶入他理想恋人的柔波似的

心胸!

诗人不能忍受“灰色的人生”，不能忍受“暴力侵袭着人道，黑暗践踏光明”。他向往到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忧愁，没有一切罪恶的地方去；他要和平，要自由，要人与人之间的真挚的爱。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的极度混乱，绑票、抢劫几乎蔓延全国，他改造社会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追求婚姻自主的道路上，与林徽因的恋爱失败后，徐志摩大胆地冲破世俗的观念与陆小曼相爱，终于得到了自己选择的终身伴侣。但婚后的生活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美好，在过了一段神仙般的理想日子，在实现理想的兴奋的狂热过去之后，平淡、乏味的婚后生活使他无法忍受。对他来说，理想实现之时，往往也正是理想破灭之日。他迷惘了，他承认自己流入了怀疑的颓废的情绪中。“《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他说：“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这时的诗人，已不再是那个只顾往前冲的理想主义者了，在复杂的社会里他感到了太多的无奈，在诗中流露出了惘然不知所措的心态。现实只能让诗人“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把黯淡认做“梦里的光辉”。

徐志摩似乎意识到了理想的不可能实现，但是又不服输。那毕竟是他曾经信仰过，真心爱过，唤醒他觉悟的精神支柱，怎能舍得放弃！在颓废的边沿上，诗人要抓住最后一条拯救的绳索。于是他回到了康桥，来到他精神的故乡寻找一付心灵创伤的补剂。康桥依旧那么迷人，那么令人神往，可诗人的心却蒙上了暗淡的色彩。夕阳中的康桥是平静的、温馨的，诗人就象依偎在慈爱的母亲的怀抱之中，他结冰的心又开始解冻、融化了。他留恋在康桥生活的那段时光，回忆起了那时为追求理想，决心克服千难万险，不惜任何代价的拼搏精神；这都使

他重新振作起精神，坚定了与现实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念！再次与康桥离别的归国途中，他吟成了《再别康桥》这首传世佳作。“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其间包含着诗人多少难以表白的复杂心绪。“那河畔的金柳”在他的眼里象是夕阳中的新娘那么温柔、艳丽、灿烂，“波光里的艳影”明明是倒映在康河里，而他却说是“在我的心头荡漾”。在康河的柔波里，他甘心做一条水草！诗人把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康河，因为康河里沉淀着他彩虹似的梦，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真的不忍心打破一个完美的梦想！对康河的再次感悟，掀起了诗人在诗作中赞美理想的高潮。

现实是残酷的，它毕竟不能使每一个美好的理想都能成为现实，而且理想越是美好，就越容易遭受挫折甚至破灭。无论诗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被理想破灭的乌云笼罩着。他发出了理想破灭时的痛苦的哀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还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压得瘁人的沉闷，笼盖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的筋络里，在我的血液里。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③他终于得出了结论：“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诗人再也支撑不住他的理想了，英美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的不可能建立，美满幸福的婚姻的不可能长久，使他痛苦到了极点。这时的诗人彻底跌落了，深深地陷入到失败的颓废之中而难以自拔。

二、交织着矛盾与痛苦的理想追求和情感抒发

徐志摩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希望人与人之间都能建立起真挚的爱的情感，通过爱来消除世上的一切隔阂以至罪恶现象。他的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诗人象是在向你

坦露一颗纯真的心，与你恳切地交谈。他所有的诗歌都是自己情感的沉重的付出，他总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把爱的激情毫无保留地倾吐在诗行中间。诗人对单纯信仰的追寻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波动，情感的抒发既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又是诗人展现理想人生的主要方式。

作为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知识分子，徐志摩同样不希望社会上有压迫、有贫穷，他也希望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诗人无法找到社会黑暗的总根源，无法走上正确的道路，只能用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来表露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贫苦民众的深切同情。在《先生、先生》中诗人描写了一个在冷风中颤抖的小女孩，为着给“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直呻”的母亲讨一顿窝窝头追赶车轮的辛酸场景；在《一小幅的穷乐图》中对在垃圾堆捡破烂的人们中还夹杂着几条黄狗的描写，都是诗人发自内心同情穷苦人民的真实表现。在《叫化活该》中，诗人替叫化唱出了：“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暖，/ 遮掩我的刚残的余骸——”。美好的理想与黑暗的现实的反差实在使他无法忍受，他要被现实逼疯了，沉思到：“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他实在听够了“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这时期诗人的情感是坦荡的，直率的，热情的，冲破一切阻碍泛滥在其诗作之中。

徐志摩说《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偶然》、《丁当——清新》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诗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④这段话对我们了解诗人创作过程的整体风格的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顽强的抗争，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终于被世人认可，得到理想恋人的兴奋使他欣喜若狂，他对陆小曼说：“我只要你；有你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⑤但在爱的高潮过去之后，逐渐失去了热恋时的浪漫与新鲜，冷静下来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是那樣的无聊、枯燥、烦闷。他力图改变现状，缩小与陆小曼之间在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距，但都失败了。他万没有想到实现了理想反而会成为束缚他天性的包袱。他开始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徐志摩后期的诗歌创作随着理想的不可能实现和个人家庭生活的变迁，的确少了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往直前的精神，诗中一改以前那种势不可挡的气势，转而表现为一种清新的，细腻的情感，“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

作为划开徐志摩前后两期诗风格之一的《偶然》，在他追求诗美的历程中，具有独特的转折意义。“你/我”或是“偶尔投影在波心”或是“相遇在黑夜的海上”，都使人感到既实在又朦胧。“你/我”在茫茫的人海中偶然相遇、交会，互放出光芒，彼此都非常珍惜这偶然的默契的一瞬，但“你/我”又因各有自己的方向，只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各奔东西……。这期间埋藏着多少哀叹和惋惜，但诗人却轻松地说“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明明无法忘记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它是人生旅途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为什么却说“最好你忘掉”呢？无论是“记得”还是“忘掉”，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终将成为历史，也正因想“忘掉”才必将成为永难忘怀的记忆而长伴人生。

诗人经历了对“爱、自由、美”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从怀着希望到流入怀疑的颓废，《云游》一诗是他对自己人生足迹的最

好总结。“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诗中的“你”，并没有特指的实体，但表达了抒情主体的殷切的向往和苦苦的追求。因为“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这一逍遥是摆脱了一切束缚的空无依傍的自由翱翔，的确令人神往和钦慕。“有一流涧水”在“你”的明艳的召感下觉醒了，他要追求这最初唤醒他的美，但“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这是“一流涧水”的迷惘之所在，他只能痴痴地企盼，无奈地等待。诗中流露出美丽而凄婉的情感，“一流涧水”正是诗人的自喻，“一流涧水”的哀伤也正是诗人失去美好理想的哀伤。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徐志摩后期诗作中的温柔婉转的风格。

三、单纯热情与浮泛驳杂 相混合的魅力与困惑

徐志摩爱理想，也爱诗，只有在诗歌中他的理想才能被无拘束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诗的世界里，他才能沉浸在“爱、自由、美”的理想天国之中。他的夫人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⑥他正是在诗作中构建他的“独自知道的别一世界”。他的欢乐，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的热情，都来自于对“爱、自由、美”的理想追求。诗人想建立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苦难，没有烦恼的人间天堂，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可以把理想天国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的爱，人与人的真挚的情感，回复天性的自由全部通过想象写入诗中。因此，他的诗具有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媚丽。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无论多么美妙的乌托邦终归是与现实有着难以弥合的距离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过于关注自己个人的人生理想，感受不到国家和民族处于巨

大变革时代的深刻变动，只是躲在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抒发他个人的情怀，这就决定了他的那些展现理想的诗歌也只能是既美好又无奈。

作为一位诗人，徐志摩对诗歌创作做出的大胆探索，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是很有价值的，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但是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爱、自由、美”三位一体理想的追求，为他的艺术创作也设下了某种屏障。他极力地恪守诗是艺术的宗旨，在诗歌中抒发他个人的情怀并追求作品的形式的美。由于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大胆地冲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类天性的压制，特别是对于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的压制，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拨，但往往又有些过头，片面地极力扩大情感的作用，追求情感的无阻拦的泛滥，从而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徐志摩的每一首诗都被他个人的情感占据着。他的诗以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主，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为主，而表现对贫苦人民同情的作品，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相对少一些。一向追求艺术是对自然的回归，对性灵的崇尚的诗人，对无产阶级具有群众鼓动性的文学自然不会满意，并攻击说是“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写来的东西”，而非“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思想”^⑦。出于某种偏见，他危言耸听地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⑧很显然，诗人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自己所处的阶级，他要革命，就必然要把矛头对准自己的阶级，“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到“自己的村庄里去放火杀人”。这是一直相信人道主义博爱精神的徐志摩怎么也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写下了《秋虫》、《西窗》那样思想情调极不端正的诗。这是他思想的真

实反映。

在动荡的时代社会里，徐志摩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单纯信仰，有时也预感到了理想的不可能实现，但“他以为，在文学上的革命正如在政治上，透彻是第一义；最可惜亦最无聊是走了半路就顾忌到这样那样想回头。在思想上正如在艺术上，我们着实得往深里走，往不可知的黑暗处去，非得那一天掘到一泓澄碧的清泉，我们决不住手。”^⑨他盼望着，盼望着理想成为现实的那一刻，然而社会充满着欺诈与险恶，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他根本无力扭转这一切，现实离他的理想不是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他实在无法接受失败的痛苦，而又不能不接受。随着诗人思想的消沉，诗作也只能是越来越空泛，

越来越远离生活，越来越“往瘦小里耗。”

徐志摩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理想太单纯了，而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理想只能以失败告终。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茅盾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客观地指出：“志摩的怀疑，也是社会现象。近年来的学者谁不被怀疑的毒蛇咬着心呀？只不过志摩是坦白的天真的热情的，所以肯放声大叫罢了！”^⑩他最终成了那个苦难年代的牺牲品。但他的热情，他的传世佳作，却永远不会被磨灭。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¹¹，为中国现代诗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 ① 徐志摩：《落叶·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1页。
- ②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文集·读书与胡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29页。
- ③ 徐志摩：《秋·秋》，《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8页。
- ④ 转引自凡尼、晓春：《徐志摩：人和诗》，漓江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251页。
- ⑤ 徐志摩：《爱眉小札·1925年8月9日》，《徐志摩全集》第5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5页。
- ⑥ 陆小曼：《云游·序》，《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591页。
- ⑦ 徐志摩：《自剖文集·迎上前去》，《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02页。
- ⑧ 徐志摩：《欧游漫录·血》，《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87页。
- ⑨ 赵遐秋：《徐志摩传》，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3月版，第287页。

- ⑩ 茅盾：《徐志摩论》，《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97页。
- 11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9月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 1 梁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
- 2 谢冕：《徐志摩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版。
- 3 赵遐秋：《徐志摩传》，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 4 胡凌芝：《徐志摩新评》，学林出版社，1989年2月版。
- 5 毛迅：《徐志摩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 6 凡尼、晓春：《徐志摩：人和诗》，漓江出版社，1992年1月版。

(责任编辑 隋岩)